

日

本

财界
Business Federations

The Enigma

黑帮
Gangsters

宗教
Religions

权

力

政界
Politics

媒体
Mass Media

教育
Academia

of

结

构

司法
Judiciary

Japanese Power

之

谜

Karel van Wolferen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 任颂华——译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 ;
任颂华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20. 10

书名原文 :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ISBN 978-7-5217-1139-4

I . ① 日… II . ① 卡… ② 任… III . ① 社会史—研究
—日本 IV . ① K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7618 号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by Karel van Wolferen

Copyright © 1989, 1990 by Karel van Wolfer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著 者 :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译 者 : 任颂华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22.75 字 数 : 497千字

版 次 : 202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9-4599

书 号 : ISBN 978-7-5217-1139-4

定 价 : 1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中文版前言

不少作家都知道，一本复杂的书是自我写就的，至少本书中的一部分确实如此。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对于书稿最终应有的样子自然有一些想法。但最终书成之后，结果却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我在东京以北大约 2 小时车程的某山区脚下的小屋里住了 18 个月，几乎与世隔绝。没人在我身边打扰我。那段时间里，我从早到晚都在写这本书。有两次——第一次是我写到一半的时候，第二次是我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在凌晨 3 点醒来，意识到我必须彻底重新安排所有内容，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以一种狂热的节奏这么做了。第二次发生这种情况后，我意识到一件最初根本不在计划中的事情：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已经存在三个层面。这些章节都关于不同的主题，我希望这些章节合在一起后形成对日本的完整描述。我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 25 年，也早就爱上了这个国家。每一章的开头我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开始可以被定位在某个历史时刻。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但突然之间我认识到这本书中产生了一条时间线。在书中的每一章中讲述的日本的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加入历史进程。在这个层面上，这本书无意中成了一本历史书。

因为我想引援很多例子来描述日本人民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如何共同生活，这本书同时成了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这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意图。但除此之外，在最高级的层面上，这本书又变成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尝试，想要回答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难题。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日本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它根本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在这个国家里，权力分散在参与政府工作的各种官方机构中。你无法明确指出哪个机构会做出重要决定。然而，日本仍然可以在一百年前产生统一和高度专注的集体努力，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凭借着同样的统一意志，它在二战后成就第一个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这本书也变成一篇长文，试图解释它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我很幸运。我第一次坐下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会如此成功。它被翻译成至少 14 种语言，英语版仍在印刷中。

我对日本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描述在当今是否仍然适用？北京的出版商——没有它就不会有你现在手头的这本书——向我申请出版许可时，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在我看来，过去与今日的相关性毫无疑问存在着。法国有句著名的谚语：“事物越是变，就越是不变。”我考虑了我所了解的现代世界大国，发现相比别的国家，这句谚语更适用于日本。如果你在这本书写成时（1988 年）离开中国，然后今天再回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与想象中不同——当然不光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反，我认为日本与我约 30 年

前写下的那个日本非常相似。当然，日本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政治进展，而我会 在 2020 年中文版新章中详细介绍其中的许多。但日本没有改变基本原则。事实上，近期的发展为我在《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中描述的日本政治特性提供了最新的例证。当然，冷战的结束以及欧亚大陆上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但与此同时，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也就是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与其早期历史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日本对华盛顿一举一动的依赖明显加深了。我也将在新章中详细介绍这一点，还会谈到中国读者应该特别感兴趣的外交政策发展。

我很高兴这本书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更大的领导者群体。我坚信，其他国家政治精英的本性、动机以及他们最深刻的关切，如果能在更广阔的视角下对这些进行认真的讨论，必然有助于维护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我当然希望我的书对此能有所贡献。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01
第一章 日本问题	1
传言假象令人困惑	7
权力角色被人忽视	26
第二章 难以捉摸的国家	39
焦点之外的权力	40
“系统”	66
第三章 躲不开的包容	77
缺少政治竞争	78
系统在日本乡间的运作	91
控制工人	99
被封锁的外部人士	110
第四章 系统的仆人	125
顺从的教育系统	126
训练有素的媒体	142
通融的黑帮	152
第五章 管理者	165
维护系统	166
结构性腐败	191
自民党的斗争、官僚和政治部落成员	207

第六章	顺从的中产阶级	237
	“工薪族”模型	237
	家庭主义意识形态	242
	顺从与等级	252
	工薪族文化的制造者	262
第七章	人民的保育员	271
	仁爱的力量	272
	那些未被保护的人	290
第八章	让法律受控	301
	掌权者之上和掌权者之下的法律	302
	处理对系统的法律威胁	316
	身为法官的检察官	327
第九章	对现实的管理	337
	矛盾的政治用途	337
	极度恶毒的逻辑	350
第十章	伪装成文化的权力	363
	“日本性”的意识形态	364
	成为日本等级条件的正统观念	376
	日本人的独特感和优越感	390
第十一章	作为宗教的系统	405
	适合的宗教	406
	佛教徒、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狂热分子	412
	世俗化的危险	429
第十二章	统治权	437
	合法性问题	438
第十三章	仪式和威吓	463
	不那么完美的和谐	464

	经由仪式建立的等级	481	
	经由胁迫而出现的等级	500	
第十四章	强化控制的 100 年	511	
	最根本的连续性	512	
	整合	532	
第十五章	日本凤凰	551	
	国家安全的经济意义	552	
	来自全国动员的国家遗产	563	
	让日本无敌	579	
第十六章	身处世界却又不融入其中	597	
	缺少政治选择	598	
	令人不快的依赖	607	
	受迫害并被孤立	622	
第十七章	改变与困境的平成 30 年——写给 2020 年中文版读者	635	
	改革的愿望	635	
	第一个严肃的反对党	638	
	美国对日本新政府的否决权	641	
	至关重要的美国关系	644	
	安倍晋三领导下的日本国际关系	646	
	安倍治下的经济	650	
	与西方国家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654	
	致 谢	659	
	注 释	663	
	译者后记	709	

第一章

日本问题

日本让世人困惑。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对这样一个强国本应如何表现，人们自然有所期望，但日本的表现却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差甚远；有时，它甚至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日本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想从属于这个世界。与此同时，日本强大的经济表现又让西方国家和某些亚洲邻国感到恐慌。一边是日本，另一边是欧美，双方之间的关系正面临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开始出现这样一种怀疑：在政治和贸易关系中，日本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伙伴？而在日本国内，官员们以及著名评论家们则普遍认为，自己的祖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普遍敌对的受害者，他们倾向于无视所有那些不利的分析，并斥之为“排日风潮”（Japan-bashing）。

在差不多二十年间，西方人得到的建议是要对日本有耐心。有人说，日本明白做出调整的必要性，而且正在努力推进“国际化”。持续不断的公众宣传运动一再重申这一目标，连同在不可胜数的演讲、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出现的恰当口号，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逐渐意识到，日本长期承诺的改变不会到来，

而且人们基于对变革的预期所做的种种解释可能从来都是错误的。与此同时，由于批判加剧、要求提高，以及那些受挫的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首次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日方官员和评论家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回应逐渐变成驳斥。他们不再以友好的态度建议给日本耐心，而是开始表达一种更有挑衅性的信息：美国应该先管好自己的家务事，欧洲应该更勤快一点，认清自身存在的“发达国家病”（先别管它到底是什么）。双方都坚决地表明要避免经济战，但在1987年前后，双方都有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其实两边已经开战了。

日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谜团既不因经济冲突开始，也不会因此而结束。但经济冲突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似乎牵涉到几乎所有与日本打交道的国家。在大部分观察家眼中，随着冲突越来越广为人知，日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每年在贸易顺差上所破的纪录：1984年是440亿美元，1985年是560亿美元，1986年是930亿美元。到了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几乎涨了一倍，才让顺差降低到760亿美元左右。

但日本问题的实质却不在于这些数字。日本不光是出口大于进口，而且它的出口（加上国人对外国产品的冷淡态度）逐渐削弱了西方工业。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创造了“敌对贸易”¹（adversarial trade）这个词，将日本的做法与“竞争贸易”（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与其出口的商品是同类的）区别开来。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也很高，但是联邦德国施行的是竞争贸易，美国也是如此。

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半导体领域是更加专业的工业生产的基础，当这些行业几乎完全被日本公司接管，西方人开始担心他们会逐步遭受“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一旦获得了必要的技术，日本工业

似乎就能齐心协力，在任何领域战胜并接替原来的发明者和开发者。

西方此前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贸易顺差上，到了1988年，西方逐渐怀疑，也许其他领域的一些惊人发展也属于日本人所追求的整体模式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模式则是一个意义重大却秘而不宣的国家事业。1987年10月，纽约和伦敦股票市场的崩溃，似乎对东京股票市场毫无影响。几个月后，若以企业盈利为标准来衡量，日本股市市值创造了新高，以西方标准来看都是令人震惊的。短短一年之内，东京不少地区的地价涨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从1986年左右开始，日本公司——它们的支出通常比其市值能保证的金额高很多——突然开始大量投资海外房地产，收购外国银行和公司。²一些焦虑不堪的欧美观察家渐渐意识到，日本根本不是“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打败西方”，更可能根本没在玩西方的“游戏”——只是这种认知来得有点晚了；至于说让西方反过来模仿日本，世界贸易系统则会戛然而止，最终导致非共产主义的国际性经济秩序走向崩溃。

至少可以这么说，欧洲和美国之所以对这个位于太平洋的国家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心无旁骛地追求着某些属于自己的神秘目标。人们可以理解日本人要赚钱，但是他们在占领了越来越大的海外市场份额后，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回报或是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城市住房逼仄狭小却又贵得离谱。生活的费用与平均收入相比实在太高。只有大约

^{*} 这段投机狂潮之后，日本迎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的38 957.44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点，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4 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译者注

三分之一的日本家庭有下水道接口。通勤列车异常拥挤。道路系统之不完善，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日常生活基础设施中的这些缺陷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让一般日本城市居民生活的舒适度还不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城市居民。他们宣称，日本的决策者们有必要转移注意力了。

历史通常表明，在获得如此巨大经济成就的年代，艺术等领域的兴盛繁荣也应该随之发生。我们很难说当今日本产生了什么东西，从而提升生活中不那么物质化的那些层面。无论是伟大的音乐还是伟大的文学，哪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也好，都找不到例子。

不少思虑缜密的日本人得出结论，（日本）有些地方不对劲。日本一位民族主义人类学家尽管认为与外国人打交道是一桩“费力而麻烦的任务”，但他也痛惜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的国家像是宇宙中的一个黑洞，接受各种文化却从不输出。³一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前次官）对他的同胞做出的诊断是大家都患有“彼得·潘”综合征……遁入幼稚的梦想世界之中……日本商人和政客们一直在扮演彼得·潘的角色，只会互相询问这个世界能为他们做些什么”。⁴

于是，到底是什么在驱动日本国民的问题，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谜题。到底是什么终极目标，让他们剥夺了自己的享受，还冒险被全世界仇恨？

通常的解释是，日本人受到集体关切的驱使。事实上，日本似乎

* 彼得·潘是英国作家巴里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彼得·潘因为乳牙永远不会掉，所以永远长不大——或者因为他永远长不大，所以乳牙永远不会掉。——译者注

证明，按照正统的社群制方式来组织生活是可能的。在一个外部人士看来，大部分日本人平静地接受着日常的命令，即要求他们将自己个人的欲望和利益置于集体的欲望和利益之下。不过，这一令人震惊的社群制是统治精英在三个多世纪之前刻意将政治安排植入社会的结果。如今的日本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这些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治性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日本人必须接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即他的知识与心理的成长受限于集体意志。为了让这一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大多数上层人物将这种集体意志表现为仁慈的、不掌握任何权力的，它完全由某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决定着。

但这个解释并没有回答这种政治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在日本，系统地压制个人主义的力量并不来自其严酷的中央集权统治。日本与东欧以及亚洲那些奉行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与日本和西方自由市场化国家的差别一样大。

对日本的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和“当家人”对日本相对而言缺乏兴趣。当然，许多西方人造访过日本，日本也在他们影响全球的评价中被提及。但在很大程度上，日本还是被当作一个奇异之地，并没有在这些全球性的评价中被清楚地描绘成一个有用的成员。在美国，这种单方面的忽视尤其令人震惊——特别是考虑到日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球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之一。美国对日本政策的期望一再受挫（或者说日本没有政策），表明尽管美国一直在谈论“太平洋时代”，华盛顿方面对这位最重要的亚洲盟友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对日本政治进程的观察以及公开声明和文章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的观念——这些文字都由那些直接关注日美关系的

美国官员写成——通常都错得离谱，错到让像我这样的观察者震惊的地步，因为我相信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日本执行权力的方式，还有负责该国非独裁式的、受国家集体主义驱动的机构的运作方式，都很不寻常，但总体来说，西方人很少注意到这点。在讨论所谓的“后工业化”“科技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转变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将日本和欧美混为一谈，但日本到底是如何统治的，这个问题还是被人忽视。

事实竟然如此，真是让人奇怪。在现代，日本是第一个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非西方国家。刚进入 20 世纪不久，它便击败了俄国，它还是唯一一个攻打过美国的国家，之后又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人均收入而言，是最繁荣的经济体），它还消灭了不少贸易伙伴的产业，或者说正在威胁那些贸易伙伴产业的生存，它在世界经济领域也不断获得重要的金融地位。另外，非西方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因为模仿日本而不是以西方的工业化作为榜样，从而成为重要的工业实体。

日本是如何行使其权力的？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又如何决定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走向？忽视这两个问题会越来越危险。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就备受赞誉，但也一直遭到诋毁。到 1988 年，在东京看来，对日本的敌视已经超过了赞许。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很可能会越来越多，但如果经验还靠得住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批评。

与之相随的，很可能是西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但日本人会认为

那些举措都是恶意的。那些举措很可能在日本再次唤起非理性的排外情绪，并加深这样一种以前的怀疑，也就是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不想让日本再有一席之地。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得到加强，而最初的征兆已经出现了。这可能意味着日本政治开始不稳，事态的发展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预测的，更可能也是所有人不想看到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日本权力的本质及其应用绝非奢谈。

传言假象令人困惑

长远看来，对国际信任最有害的因素，也许是在日本与它所谓的盟友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各个层次的对话中存在混乱，哪怕让双方求同存异都显然做不到。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交流的鸿沟似乎一直都在加大。正是这条鸿沟将日本与西方国家以及它的一些邻国割裂开来。有一些“假象”通常为人称道，却又蒙蔽了外人的看法，这些“假象”让交流变得复杂，其中有两个“假象”处于中心地位，让人们似乎无法认清日本。

假象一：责无旁贷的中央政府

首先，存在这样一个假象：日本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主权国家，政府具有中央机构，既能认识到什么对国家有利，又能对国家决策承担最终的责任。这个假象很难消除。在外交层面上，认为政府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对外国政府来说，假定日本政府不能像其他外国政府那样，仅仅通过改变一些政策就可以与外部世界相

处的话，他们就很难推进事务了。

但是，除非认识到造成双方产生挫败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相对缺乏责任心，否则与日本的关系注定会越来越糟糕。日本推行的治国之道，与欧美以及大部分现代亚洲国家相比，差别太大。几个世纪以来，日本推行的是在半自治团体之间分享权力，以此维系这些团体间的平衡。如今，最有权势的团体包括某些政府官员、某些政治派系以及一群官僚商人，还有不少相对小一点的团体，如农业合作社、警察、新闻媒体以及黑帮。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用“系统”这个术语是为了将它与政府区分，理由将在后面讨论。没有人最终负责。那些半自治的组织都被赋予有损国家权威的自由决策权，而掌握大权的中央机构却不行使这些权力。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将这种情况与其他情形区分——比如政府被特定利益集团把持，或者因为部门间的争论而无法做出决策。这里指的不是游说团体，而是在民众接受的政治理论范畴中未能解释的“结构性现象”。毫无疑问，这个结构中存在着一一种等级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复杂的交相重叠的等级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中不存在最顶层，反而是被削平了顶端的金字塔。日本不存在具备最终政策制定权的最高机构，因此也就如哈里·杜鲁门总统曾说过的，不存在一个“责无旁贷”（the buck stops）的地方。在日本，到底谁负责任永远都没有答案。

如果说日本看上去身处世界却又不在于其中，那是因为日本首相和其他掌权者能做出一些政治诺言，而这些诺言若有关商务或其他事务，便需要由系统中的某个部分做出重要的调整，于是这些政治诺言便无

法兑现。国内权力领域通常都不会考虑外国的愿望或是要求。只有在愤怒的外人施压之后，日本才会极不情愿地、拖拖拉拉地做出调解。日本需要世界市场进行出口，保持经济的运行；但是很多身居要职的日本人似乎更喜欢他们传统的隔绝状态，希望这个政治复杂的世界不要来干涉日本。

假象二：“自由市场”

第二个核心假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决定了西方对日本的态度，那就是认为日本经济属于所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宽泛的范畴。

尽管有不少书对此进行了论述，但要对日本经济进行定义还是会让外国人和日本人都感到麻烦。如果有人暗示日本官员，日本和他们给日本贴的标签不同，日本官员通常都会非常愤怒。另外一方面，日本经济学家私下对我说，西方人对日本的描写中，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夸大其市场功能。西方学院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要是听到有人认为日本其实根本就不属于“自由市场”国家的集团，就会感到震惊。对他们来说，某种经济能够成功却又不依靠市场力量自由运作，这种想法无异于异端邪说。日本官员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却对威胁到所谓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日本模式置若罔闻。

日本显然不是一个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那么，是不是如一些评论家所暗示的那样，它属于独一无二的那一类？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作为工业实体，其崛起与日本类似，显然它们是受到一股非同寻